通志堂経解

口 12
1411
202

門 12
號 1411
卷 202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八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墜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爲遠畧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保即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已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即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謹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

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
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謹矢于陳是也無替
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
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
之意如魯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
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
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
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
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
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
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
太保欲言武王受爰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
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
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
見者粗者不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
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爲難見狎

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
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驅於君上之
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
所主而狥其外則爲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
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
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它無
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
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
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即狎侮之害也動侮人
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

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
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
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
言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
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即所
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
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
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蓋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胷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彊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既背遇諸心自不相幷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

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眞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嘗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

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
本體既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
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
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
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
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即亢龍而有悔矣
聖人之心常不足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
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
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

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
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
謂信能行茲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
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即墜于塗炭即非
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
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
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
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
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
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

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
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
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
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
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
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
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
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墠則可
知矣大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
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墠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周
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

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禱之宗廟驚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戚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冊祝者今祝板之類周公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

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它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地下至於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可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没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

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爲天下萬世人民禱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二兩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冊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翼日乃瘳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冊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資稟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諭也四凶在堯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露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資稟卑下遇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內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尚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舊德正爲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秉必不信讒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

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出畧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間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天人之際間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即變動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或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

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釋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迎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九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間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

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大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開道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纏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屢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

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道抑畏自彊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爲不足乎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閧于天降威用

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
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
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爲不善繼矣
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
之大功蓋繼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
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
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一句
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謂武
王遺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
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爲信蓋取
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
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
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
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皇
惑不得寧靜上既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
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却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腆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衞

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
富厚謂有此土地即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
天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喪足以爲疵
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
爲都邑鄙者如春秋鄭子産曰鄭鄙邑也之謂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即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
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

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卜并吉人從卜從故謂
之并吉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
子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
公亦未敢證之以爲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
卜周公之卜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蓋先觀於人
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
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
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
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
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
罔不反曰艱大

此周公敘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當奉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厥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

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咈而已見之難恃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既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絶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既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

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遺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沖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敩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咨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訓誥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並應卜并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興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

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

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

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

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墮使武王之業廢壞而振乎

予冲子夙夜毖我成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恤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堂乎父既菑辟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尚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尚多築基播種且猶不肯其後之工尚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即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復設喻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啟
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
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周公深
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
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
伐如人之父兄有倏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
不救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
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
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
上帝之命十人即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
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同越天棐忱棐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
誠棐輔我我是時尚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

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効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謂紂之爲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絶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穡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卜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卜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子翼然後言朕卜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戮武庚封微子啓周公攝政東征二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敘書歸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之理發尊王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危疑有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朕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爲天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

命子孫賢者使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車旗正朔本數末度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戮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若

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咸休者後世滅人之國芟夷蘊崇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

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閫域其道既同故不間於世之遠近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所謂尚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爲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摹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苟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摟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猷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

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來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即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

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岐周視亳則亳爲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即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厥常喜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慄慄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創業統訓廸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濶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灌溉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篇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墮而廢憧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緩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克恭之

素成王既戒之以詰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
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
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
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尚必
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
今觀微子一篇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
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
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
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後學 成德 校訂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爲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爲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

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
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
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
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
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
詳如此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上

斧斤板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子
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
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
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
城成周尚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
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
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
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
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脉絡正相關繫蓋所以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通王室以

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衞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

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爲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

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煢獨如承大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爲隨所寓而幷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

之時蓋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既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大命本於無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苟以爲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矣必思夫得爲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

一篇之精神盡在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祗遹文王之事望之祗遹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文王爲之父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僕所臨既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數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

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耆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諏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耆成人矣武帝少丕遠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閫域則閫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既已承續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耆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土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別求義皇堯舜禹湯之法此王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耆老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既與天同

大有心廣體胖之効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僞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爲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恫瘝乃身乎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之重豈暇爲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之工既專即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

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弭怨之道
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
内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
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
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
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
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
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
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
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既師保之
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

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
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
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
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于外亦得
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内外相濟而
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
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

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既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既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

罪過悞苟即赦之起人舞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周公又揔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

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敘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複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刖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賕不畏死罔弗憝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舍於己之意是舞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

并并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

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子

一人以懌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敢順其事反大慝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

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敎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旣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爰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若相

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敕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畧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憂者憂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

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
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
於惡地至于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
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茲
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
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
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
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
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
故曰乃非德用乂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

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
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
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
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
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尚心口相語我庶幾有
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
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懿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
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懿康叔之言至
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
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
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
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
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
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
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爲無政矣終言
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
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
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
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周公又敘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
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戛文王敬忌之謂也今
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
再三矣尚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
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
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
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

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尚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閒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

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閒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己成物合內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

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懃懇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一

周書　酒誥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

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悉
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
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
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
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
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畧有閒耳則工夫
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
爲也以酒論之麴蘗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

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
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
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
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
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
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illegible]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
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

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
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蘗所迷
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
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
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
也歷事旣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
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
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
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
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

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
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弔
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
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職
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
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
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

歸而喜躬自洗濯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絶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温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

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穡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穡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内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内

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
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
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
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
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
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
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
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
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
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
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
之中用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
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
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
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

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
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
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
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
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
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
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
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
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
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
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

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
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
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
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
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
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
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
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
所當堅固謹戒在内則有斉獻臣汝當尊敬者在
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大史内史朝夕相親
相近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
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
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
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
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

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
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
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
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
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
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

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毖其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汗俗之

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彊而難通者

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

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

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

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它也舜之

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
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
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
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
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
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
世爲文具徒掛墻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
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
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
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
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

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
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
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
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
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
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
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

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
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巳七八
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堅茭丹
臒之類而巳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
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巳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
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

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
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
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
大業十巳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
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
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
王所受命乎巳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
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巳欲爲子孫萬年
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

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
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
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
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
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
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戊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
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
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
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
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

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
王自宗周鎬京以至於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
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日也初二日戊申召公
乃攸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
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
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
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敝精神未定故
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即卜非

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
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
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
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
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
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
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

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已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

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即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

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
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
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
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
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
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
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
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
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
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在洛告周公
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
幣來獻者何以不即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
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
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
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
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
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
俾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

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弃絶其命堂堂大邦既爲天所弃絶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

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執民眾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爲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冲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我方謂王能稽古人

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爲天之元子即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尚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嚴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

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爲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

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如飢食渴飲之當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而爲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

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
不敬德者即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
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
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
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
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
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

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
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
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
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
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
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即損君
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

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玉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

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
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
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
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
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
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
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敎迪之謂之讎者欲成
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間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
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
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
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

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
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天
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三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

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如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即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

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猶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十以言之明君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

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
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
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
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
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
基命定命予乃眉保大相東土其綦作民明辟述
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冲
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
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
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

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
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
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
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閒也予惟乙卯朝
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
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
其懷土重遷故先卜遷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
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也
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

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已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

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旣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

也仰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仰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

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隆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

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誚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往無若火始旉旉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敉灼敉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闊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

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薦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

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即出命曰記録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荅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

念舊録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毖毖厥攸灼敘弗其絶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毖毖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絶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

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即周公所齊從王予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仲嚮即有脩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

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温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尚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蘟乃時惟不永哉嘗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旨

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
諸侯敎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
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
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
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
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
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
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

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
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
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
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
政事其將差爽侮僭踰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
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
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
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
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誨之以敎養兆民
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
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須布我所不暇爲者於

天下王其聽我敎汝於輔助斯民敎養之常道次第而須之於民可也養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敘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敘則天下安肯用一幼冲孺子之命乎篤敘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矣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悉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眞知本者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
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荅其誨言稱其功
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
退托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
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傅養者明
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荅周公
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
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
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
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
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
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
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
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
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
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齊
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
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

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迄衡不迷文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敎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陬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迄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敎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

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迄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迄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迄則有亹亹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即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

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祗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救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

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毅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

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荅天下之衆
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
王言恭先於己言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
出於君而臣但作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
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
以去矣其本心也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
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毅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
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
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毖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
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
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
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
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
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子不敢宿者對成王之
時此心此意即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

敘而行無至于遘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盖殷民乃讎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一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禋咸格而已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常

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